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胤征〉篇 考辨闡義補釋

蔡根祥*

摘要

自秦始皇焚《詩》、《書》、百家語後，《尚書》存者不及十之三。漢初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才二十八篇；武帝時孔壁出古文《尚書》，獻之朝廷，孔安國既得古文，因以起其家。循至西晉永嘉之亂，孔壁古文《尚書》散佚殆盡。迨東晉末後，有以《古文尚書》上獻者。實乃據今文《尚書》加以釐析，並偽作二十五篇湊合成古文五十八篇之數。〈胤征〉即其中一篇。

清初閻若璩考辨《尚書》古文諸篇，列舉 128 條論證，指實《古文尚書》乃偽作，後之學者多贊同其說。而近日有學者持異議，如楊善群、張岩之流，批判閻氏之說，否認閻氏論證之有效性。雖今日有「清華簡」《尚書》篇章之出現，而持《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乃真書者，依然存在。

本文以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中，就考辨《古文尚書》〈胤征〉篇為例，析論閻氏考辨偽書方法之有效與否，並發揮閻氏考辨之功，補充其辨偽未到之處，以見閻氏之論雖有瑕疵，而大體不謬，可信無疑也。

關鍵詞：《古文尚書》、〈胤征〉、周制、殺無赦、辨偽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A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on Yan Ruoju's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hapter "Marquis Xin levied a Punitive War" in the Ancient Script Shangshu

Tsai Kenhsiang*

Abstract

Since Early Qing period Yan Ruoju (閻若璩) pointed out 128 evidences that the so-called "Ancient Script Shangshu"(古文尚書) was a spurious work, it has been generally accepted as a conclusive opinion among the scholars. But recently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scholars do not think so. They criticize Yan Ruoju's method of textual examination and deny his opinion. This paper aims at supporting Yan Ruoju's opinion through both the reappraisal and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of his critical method of textual examination in the selected chapter "Marquis Xin levied a punitive war"(胤征).

Keywords: Ancient Script Shangshu, "Marquis Xin levied a punitive war," Zhou system, full kill without amnesty, identify counterfeit.

*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Classic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一、前言

《尚書》流傳，有《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之分。《今文尚書》乃伏生所傳，而《古文尚書》則出於孔壁，由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由是傳授弟子。漢時所傳古文《尚書》，實際包含今文二十八篇在內。而今文三家——歐陽、大夏侯、小夏侯——《尚書》立於學官，而《古文尚書》行於東漢學者間，賈徽、賈逵、許慎、馬融、鄭玄等皆傳授之；其後至永嘉之亂，亡佚都盡。

迨及東晉，據傳有梅頤者獻《古文尚書》於朝。其後《古文尚書》立為博士。唐太宗時，國子監祭酒孔穎達奉詔纂修《五經義疏》，其中《尚書》採用梅頤所獻孔傳本《古文尚書》，士子習學以為功令範式，終唐世無異說。時至宋代，始有吳棫（才老）作《書裨傳》，始稍稍掊擊，朱熹於語錄中亦置疑《古文尚書》之偽。元朝吳澄著《書纂言》，不列二十五篇古文，專釋今文。明代梅賾列舉《古文尚書》中出於古書引用先秦《尚書》之語，並指其謬合誤分，以證明厥書實輯集古籍引《尚書》語拼湊而成之偽篇，開後來清儒考辨真偽之基礎。

清初閻若璩撰《尚書古文疏證》，列舉 128 條論證（今存 99 條）以指實其為偽作之後¹，復以惠棟《古文尚書考》再加指證，學者多以二十五篇《古文尚書》為偽作之說，遂成定讞。至於閻氏所論證中，並未確定作偽者以及作偽時間與動機，蓋因材料所限，考辨無從故也。

閻若璩撰成《尚書古文疏證》之後，指證《古文尚書》為偽書，多數學者都承閻氏之說。然於閻氏當時，已有毛奇齡撰《古文尚書冤詞》為《古文尚書》辯護，並辯駁閻若璩所論。毛氏自陳其事曰：

康熙四十一年，淮安閻潛邱挾其攻古文《書》若干卷，名曰《疏證》，同關東金素公來，亦先宿姚立方家而後見過，但雜辨諸經疑義，並不及古文一字。……踰數日，潛邱謂人曰：「偽古文似難而實是也；不偽古文，似易而實非也。」……予聞而嘆曰：「凡詞窮者必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語不能勝人，必曰謂臧兩耳似易而實非也，謂臧三耳似難而實是也，此皆籠統是非炫亂可否之言，何足為據。夫不偽古文，亦非易事；且何以實非，必當明言其所以非者。予作《冤詞》原約云『若此書有乖錯，萬祈立賜我譴誨』，及遲之數年，並無一人來駁正者，則亦可已矣。乃又多集訟詞，以為他日爰書之據，用心如此，吾如之何哉！雖然，蚍蜉衆多，果足撼大樹

¹ 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本列有 128 條目，而今所傳《尚書古文疏證》中，止有 99 條，其他 29 條論述，當已散佚。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 66 冊），卷 1～卷 8，頁 129～522。點校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影印之乾隆春西堂刻本（有配補）為底本，校以《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及《皇清經解續編》南菁書院本而成，頗為翔實可用。論文後引同書，不另贅言版本。

耶。²

雖然，閻若璩之於毛奇齡，則頗為尊重，並託吳尺鳧致書轉告毛奇齡曰：

為我致毛先生，老友無幾人能直言教我，我方感之，豈有所芥蒂。特欲我毀所著《疏証》則不能，但各行其是耳。³

毛奇齡之後，尚陸續有學者為《古文尚書》辯護，並撰寫專書、論文以駁斥閻氏之說。其中臺灣《尚書》研究學者，多信閻若璩之論，確信《古文尚書》實乃偽書。及至 1970 年左右，有王保德、胡秋原等人，或考證《古文尚書》並非偽作，或認為《尚書》偽作公案「尚有重新審理之必要」⁴，皆為質疑閻氏之說者也。諸人之中，以王保德用力最勤。王保德於 1969 年 9 月到 1978 年 8 月間，發表多篇文章，可謂當時對《古文尚書》研究甚深入者。王氏總謂《古文尚書》乃真正古書，並非偽作。⁵

時至 1991 年，有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劉人鵬撰寫《閻若璩與古文尚書辨偽：一個學術史的個案研究》為博士論文，並取得博士學位。劉人鵬於其論文中道：

正因為他「根柢」早已確立，因此，二十五篇古文不論出現任何現象，都是偽作的證據。如果它與古書的記載相合，那就是鈔襲；如果與古書所載不相合，那就是破綻；古書所引在其中，就是採輯，古書所引不在其中，就是闕漏。如果有訛誤，絕對不是傳鈔上的問題，不能用校勘的手法來解決；而是偽作者愚昧疏漏的證明。這就是假說演繹法的特色所在：它的結論，必定早已包含在前提當中，不可能有超出前提之外的結論。⁶

論文所指，謂閻氏之辨偽方法，有邏輯矛盾存在。及至 1994 年，中央大學許華峰撰寫碩士論文《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辨偽方法》，認為《古文尚書》之問題「還有討論的餘

² 清·毛奇齡《經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91 冊）卷 18，〈附《古文尚書冤詞》餘錄〉，頁 215。以下引用此書，不再贅言版權。

³ 清·毛奇齡《經問》卷 18，〈附《古文尚書冤詞》餘錄〉，頁 216。

⁴ 王氏以為《古文尚書》非偽作。胡秋原：〈關於「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之公案〉一文中，則以為《古文尚書》真偽問題等：「尚有重新審理之必要」（《中華雜誌》第 7 卷 9 月號，總第 74 號，1969，9。頁 38）。

⁵ 王氏於 1969 年至 1970 年之間，致稿《中華雜誌》發表〈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駁議〉4 篇，又於 1970 年《中華雜誌》發表〈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駁議續（一）〉1 篇。並在《文壇》發表〈古文尚書非偽作的新考證〉6 篇，前後共批駁閻氏 55 條。1978 年，在《建設》發表〈再論「古文尚書」非偽作的新考證〉6 篇，共討論 41 條。王氏於《建設》所發表之系列文章，主要乃用曆法以考證《古文尚書》並非偽作。

⁶ 劉人鵬：《閻若璩與古文尚書辨偽：一個學術史的個案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初編》，第 20 冊，2005），頁 133。

地」。⁷

雖有以上多位學者對閻若璩考辨《古文尚書》之結論，提出批評與駁辨，而大多學者仍以閻若璩之說為可信，確認《古文尚書》乃為偽作。

至於大陸學者對《古文尚書》公案之觀點，乃因近年大陸屢屢出土古籍文獻，其中頗有材料，證實從前以為偽書者，並非必然。是以部分大陸學者提出懷疑閻若璩之考證，甚而檢視閻氏證據，逐條批判閻氏有誤，並以為閻氏所用之法不合科學。其中如：張岩《審查古文〈尚書〉案》。⁸ 又有楊善群撰多篇論文辨駁閻氏論證，以為《尚書》古文二十五篇乃真古文，並非偽書。⁹ 而程奇立發表〈偽古文《尚書》案平議〉一文，總合大陸學者所論，以為此一公案，閻氏之論未足為定讞。¹⁰

由上述諸家所言觀之，閻氏《古文尚書》公案之論述，似乎多有缺失，漏洞百出，所論並非鐵證，《古文尚書》復辟有望。今日雖已有清華簡出土，其中有今文《尚書》〈金縢〉篇及先秦古文《尚書》〈傳說之命〉、〈尹誥〉，於《古文尚書》公案具決定性證據力，然仍有學者指清華簡為偽作古物，不足採信者。¹¹ 可見為《古文尚書》辯護者，實不在少數。

本論文之撰寫，乃就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中考辨〈胤征〉一篇為例，一以證明《古

⁷ 許華峰：《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辨偽方法》（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初編》，第21冊，2005），頁139，第5章第4節「結語」第3，其文曰：「由《冤詞》與《疏證》「支節」論證的對比可以看出，《疏證》在「支節」方面的論證受限於所根據的材料以及《尚書》這部書的特性，其對內容的證誤並非完全可以成立。而對「文句」部分的考證亦不能保證文句的「襲用」是「古文二十五篇」來源唯一的解釋。這一方面表示了「古文二十五篇」的問題還有討論的餘地，更顯示出過去大家所忽略的為「古文二十五篇」辯護的意見，並非完全沒有價值。」

⁸ 張岩：《審查古文〈尚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2月出版）。

⁹ 楊善群：〈論古文《尚書》的學術價值〉，《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2004.5），頁30—31中曰：「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閻氏此書列出128條論據證明古文《尚書》為『偽』，其氣勢不可謂不大。但仔細檢查起來，大都是強詞奪理、論證失當、主觀臆斷的東西。……歷來提出的古文《尚書》為「偽書」的論據，都是似是而非，經不起查考的。古文《尚書》是西漢以來長期流傳、至魏晉時形成明確傳授關係的真古文獻，十分顯然。」。楊氏另有〈古文《尚書》流傳過程探討〉，《學習與探索》2003年第4期（總第147期）（2003.4）；〈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齊魯學刊》2003年第5期（總第176期）（2003.5）；〈辨偽學的歧途——評《尚書古文疏證》〉，《淮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7卷第3期（2005.5）；〈古文尚書研究——學術史上一宗嚴重的冤假錯案〉，《史海偵跡——慶祝孟世凱先生七十歲文集》（2005.7）；〈古文《尚書·說命》與傳聖思想研究〉，《晉陽學刊》2007年第1期〈歷史學研究〉（2007.1）等篇討論《古文尚書》問題。

¹⁰ 丁鼎（程奇立）：〈偽古文《尚書》案平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0年3月第2期），頁8中曰：「綜上所述，可知閻若璩等人將傳世本《古文尚書》判定為偽書的結論已經發生了動搖。雖然目前徹底推翻閻氏的結論為時尚早，但起碼說明閻氏的結論遠非定論，是可以繼續探討的；而毛奇齡等人對閻若璩等人的駁難，以及為傳世本《古文尚書》所作的論證和辯護，日益顯示出其學術價值，是難以簡單否定的。」。文中又引用郭沂、呂紹綱、王世舜，對出土竹簡的研究。郭沂以為「《古文尚書》不偽」，呂紹綱以為「可以再作討論」，王世舜以為《古文尚書》「戰國中期已在流行」。見頁6~7。

¹¹ 《清華簡》為盜挖所得，故有是疑。此論為作者與學者談論時所聞，以彼未曾形諸文字，故未便指名。

文尚書》確實為偽作，二以闡述閻氏論證之價值，三以補充發揮閻氏之說，俾能更進而辨證偽古文之實。

二、閻若璩考辨〈胤征〉篇析述

閻若璩以為偽《古文尚書》之所以出現，乃因真《古文尚書》已亡。閻氏於《尚書古文疏證》第二條中曰：「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於永嘉。」¹² 又於第十七條謂：「謂孔壁真古文《書》不傳，不知傳至西晉永嘉時，始亡失也。」¹³其後偽作者始因之，以贗品惑亂世人。

閻若璩考辨〈胤征〉篇之偽，其論述分散於數條中。為便於討論行文，茲先列出〈胤征〉原文，再行討論。原文如下：

【書序】：義和涵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原文】：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鼂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閻百詩考辨〈胤征〉為偽作，蓋從五點而論之：其一乃就曆法以證其謬；其二以三代禮制異同而論偽作之相乖；其三據經文中刻意規模《爾雅》用語，與真《尚書》不同；其四執文中有後世語詞，可知其必出於後世手筆；其五就經文中語句與古籍對比，字字句句皆有來歷，且其中頗有矛盾處，以此指證〈胤征〉之偽。以下分條陳述並析論之。

（一）就歷法以證〈胤征〉之謬

由於〈胤征〉文中有謂「惟仲康肇位四海，……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據此則可知經文所言，乃仲康即位之元年季秋九月朔，有日食之變。故閻若璩特為此而奮學歷算，推步天體運行軌跡，以證

¹²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卷1，第2，頁5。

¹³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卷1，第2，頁62。

〈胤征〉偽作誤植變亂之實。閻氏於《尚書古文疏證》第八十一條中，根據歷法推算，仲康即位之歲，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並非「季秋月朔」也。而其食在井宿二十八度，非房宿也。閻氏疏證曰：

余向謂偽作古文者畧知歷法，當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變，遂以瞽奏鼓等禮當之，而不顧其不合正陽之義，說具第一卷。今余既通歷法矣，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卻又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也。夫歷法疏密，驗在交食，雖千百世以上，規程不爽，無不可以籌策窮之。以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誤附於肇位四海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秋集房之文，皆非也。……況今歷學大明，竄絕前代，不難盡刊已成之案，而魏晉間書乃出一妄男子，多憑虛安處之論，以歷法則不合於天文，以典禮則不合於夏制；屢折之於理，既如彼其乖；茲參之以數，復如此其謬；曾謂天下萬世人，兩目盡睽而無一起而正之者乎？善夫，元行沖有言，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予實有此慨嘆耳。¹⁴

閻氏根據推算結果，仲康元年日食在五月朔，食在東井，與〈胤征〉所述顯然有異，以此推定〈胤征〉之文，乃出魏晉「妄男子」憑虛捏造，是以不合天文現象，必為後世偽作無疑。閻氏又以《史記》引用〈書序〉而論之曰：

予嘗思〈書序〉「義和涵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未詳何王之世。太史公固受逸書二十四篇，內有〈胤征〉篇者，知出中康之世，故〈夏本紀〉曰：「帝中康時，義和涵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夫不曰「帝中康初」而曰「帝中康時」，最確。蓋予推步以歷仲康十三年中惟十一年壬申歲……，則瞽奏鼓等禮，的在十一年閏四月朔無疑矣。偽作古文者，苟知此將「肇位四海」易作「即位十一年」，「季秋月朔」易作「閏四月朔」，既合歷法，又協典禮，雖有百喙，豈能折其角哉。噫！予笑其智不及此。¹⁵

閻百詩深信歷法可執恃，故力持此歷法數度以指〈胤征〉經文誤謬，實出於無知後人之手。

夫歷史遐久，星辰高遠，古人紀事未必真確，矧後世推算者亦可能有失。閻氏固執此天文差異以指證〈胤征〉為偽作，於邏輯思維上，實未必然。王鳴盛嘗評論曰：「（閻氏）因據授時、時憲二歷，推得日食當在仲康十一年閏四月朔，此則閻之誤也。夏商年數，本無可

¹⁴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卷1，第81，頁319。

¹⁵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卷6上，第81，頁323。

考。」¹⁶ 後世學者嘗以今日天文計算推之，諸家推算結果，亦復歧異。胡秋原曾發表論文〈書經日食與中國歷史文化之天文學性——論閻若璩之虛妄與李約瑟中國科學史天文篇〉，其中列舉八種不同計算結果，茲表列如下：

學 者	日 食 日 期
唐一行等主之	公元前 2128 年 10 月 13 日
明李天經等主之	公元前 2155 年 10 月 12 日
夫累提和噶西尼推算	公元前 2007 年 10 月 25 日
甘巴士推算	公元前 2156 年 10 月 22 日
奧泊爾子第一次推算	公元前 2137 年 10 月 22 日
奧泊爾子第二次推算	公元前 2072 年 10 月 23 日
什雷該爾和古納特推算	公元前 2165 年 5 月 7 日
拉該提安和查爾麥斯推算	公元前 2127 年 10 月 12 日 ¹⁷

上述諸家計算，其結果差異乖互，無一重疊者。今日天文科技之精密，遠超前代，猶尚如此，然則閻若璩所推得者，其不可必以為標準可知。閻氏自信過度，據此指〈胤征〉不確，因證其為偽作，其證據力實有所欠缺。

昔者屈萬里先生嘗據〈堯典〉四中星之狀態，以論定〈堯典〉著成之年代，曾引用日本飯島忠夫、橋本增吉、新城新藏、董作賓、竺可楨等學者之說，而最終屈先生曰：「則是本篇所記中星，自身即有問題。故以中星推證本篇之著成時代，似若可據，而實難得定論也。」¹⁸ 其理亦猶是也。

（二）以三代禮制異同而論偽作之相乖

《論語·為政》載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三代典禮，有因有革，同異

¹⁶ 清·王鳴盛，《尚書後案》（清·阮元編刊、民國·王進祥重編，《重編本皇清經解》，第4冊），卷434中，頁2624。又有大陸天文學家李勇、吳守賢〈仲康日食古代推算結果的復原〉（《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8卷第3期，1999年7月。頁239）提出批駁曰：「閻氏的研究給出了三次所謂的仲康年代的日食推算結果。其日期分別為公元前2155年10月22日、公元前2158年6月29日（該次日食的日期，閻氏誤推為公元前2158年7月5日，此值為筆者根據他的計算所應得出的朔日日期結果）和公元前2148年6月9日。根據複算，我們對此持否定態度。縱觀其計算過程，閻氏似乎只是計算了三個定朔值。……而閻氏僅僅給出他的推算結果以證明《古文尚書》為偽作，其證據是不充分的。……就定朔而言，閻氏的推算還存有不同程度的錯誤，其中一個計算就連定朔的日期都誤算，更無從談及發生日食了。」

¹⁷ 胡秋原，〈書經日食與中國歷史文化之天文學性——論閻若璩之虛妄與李約瑟中國科學史天文篇〉，《中華雜誌》第8卷1月號，總第78號，1970.1），頁32。

¹⁸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初版）頁12～13〔附記〕。

變化，各有其情。夏朝之制未必與商、周異，蓋必考之文獻以定其概也。閻若璩據經典中所記典禮制度而考之，以為於日食之變，其禮夏與周無異；因論〈胤征〉所記與經典互乖，以此見〈胤征〉為偽作也。閻氏於《疏證》第八條論之曰：

日食之變，為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為災，其餘月則為災。為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焉。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為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為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而偽作古文者畧知歷法，當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於〈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於九月也；是徒知歷法而未知夏之典禮也。或又有曲為之說者曰：「夏質周文，故禮亦異。」不知三代典禮，有從異者，亦有從同者，有當革者，亦有當沿者；此正沿而同之禮也。即以上文「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師曠所引《夏書》之文乎？考之《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周之正歲，即夏之正月，同為建寅，同徇以木鐸，此非二代同禮之又一驗乎？噫！作古文者自謂博考經籍，採摭群言，而往往博而或不能精，採百而或有時漏一，故多所留破綻以來後人之指議，吾安得起斯人而面問之哉。……¹⁹

閻百詩根據《左傳》昭公十七年太史之論，先言此「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之禮，乃在周之六月，而克即引《夏書》以論證之，而又進而謂「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是可知周之六月，亦即夏之四月，其月既同，而引《夏書》為證，可見夏禮與周禮相同，否則史官必不如此引證也。為證明夏禮與周禮同，閻氏又據《左傳》襄十四年師曠所引《夏書》之文「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與《周禮·小宰》對比，《周禮》小宰之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因知周之正歲亦即夏之正月，同為建寅之月，同行徇以

¹⁹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卷1，第8，頁31。

木鐸之禮，以此證知夏、周二代之禮相同也。閻氏於《疏證》第八條後，又引姚際恆之言曰：

又按姚際恆立方曰：「偽作古文者，改夏四月為季秋月朔，意謂夏與周制異；若然，則太史引證不合，平子亦當折之矣，何為噤不一語。『瞽奏鼓』三句逸書，原謂急於救日食，非怠惰不救；填入，殊不相合。」²⁰

以邏輯而論，《左傳》太史引《夏書》以證用禮之是，並非必以為夏、周禮同也；而同行徇以木鐸之禮雖一，然亦未可以此證明夏、周二代之禮必然相同也。

至於《左傳》中太史之言，閻氏以為可證夏、周禮同，而毛奇齡於同一段文字，其觀點則相反，毛氏《古文尚書冤詞》中論曰：

此夏、周異禮，而太史解說之詞也。夏禮日食每月皆鼓、幣，而周禮唯正月鼓、幣，餘月則否。正月者，夏之四月也；四月方立夏，陽氣正盛，日過春分而猶未至夏至，名為正月。此月有災，則陽太弱矣。故唯此月日食則奏鼓用幣，而他月則否。今六月鼓、幣，平子不悟周之六月，即夏之四月，因以為疑，而太史解之曰：所云正月即此六月也。是時日過分而未至，日食有災，當用鼓、幣；故引《夏書》，而曰「此月朔之謂」，謂此凡月朔皆用幣之謂也；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者，謂周唯正月用幣，而六月亦用者，以為六月當夏之四月，雖名為季夏而實是孟夏，故用之也。此正分解夏、周用幣之異，何曾以秋七月証夏四月。而讀古不解，妄生論議。按：隋·顧彪云：「夏禮異于周禮。」而正義亦云：「先代尚質，用幣無等。周禮極文，故有用不用之別。」²¹

太史同一段文字，而閻氏、毛氏解說相違如此。考之唐孔穎達疏謂：

彼季秋日食，亦以此禮救之。傳言：唯正月朔日食，乃有伐鼓用幣，餘月則否。引《夏書》而與《夏書》違者，蓋先代尚質，凡有日食，皆用鼓幣。周禮極文，周家禮法，見事有差降，唯正陽之月，特用鼓幣，餘月則否。²²

孔穎達以為夏、周禮異，乃因受古文〈胤征〉之言所影響，先入為主，故有是言。後世學者多以此立言，認為夏、周禮異，²³ 皆如唐孔氏也。

考之《春秋》經文，日食之例，如：莊公二十五年六月日食，《春秋》曰：「六月辛未朔，

²⁰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卷1，第2，頁35。

²¹ 清·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6冊，卷5，頁588。

²²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春秋左傳注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4冊，卷48，〈昭公十七年〉，頁404。

²³ 如宋·蘇軾，《書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4冊），卷6，頁537曰：「古有伐鼓用幣救日之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否。』今季秋而行此禮，蓋夏禮與周異。」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則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杜預注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為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²⁴。又莊公三十年九月日食，《春秋》經載「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²⁵，左傳無文。而文公十五年六月日食，《春秋》經曰：「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²⁶《左傳》則曰：「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²⁷以上三次日食，經文所載均有「鼓、用牲于社」，兩次在六月，一次在九月；而《春秋》載日食三十六次，其中有「鼓、用牲于社」者僅三次如上述。錢穆〈周官著作時代考〉一文謂：

惟春秋日食三十六，而記載「鼓用牲於社」者僅三次，則似乎伐鼓用牲，確是非常之事，並不每逢日食即照例舉行。……而且春秋所載三次伐鼓用牲，兩次在六月，一次在九月。另有幾次在六月日食而亦並不見伐鼓用牲者，即左氏亦不譏其為失禮。²⁸

可見根據《春秋》所載日食而考之，亦不能得其禮數之確狀，如是何可據之論夏周禮之同異哉！

雖然，夏、周禮之同異，蓋亦可以考論之也。然不必以《左傳》、〈胤征〉之言立論。觀夫《尚書·君奭》謂：「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篇曰：「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侖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康誥〉則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立政〉又云：「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毛詩·大雅·文王有聲》曰：「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可見周人每自謂「我有夏」、「我區夏」，且自言周室乃上承「禹之績」而來，以此觀之，周禮因於夏禮，夏、周禮同，損益可知。

又《詩經》中之「雅」乃周朝廷之樂章，而此「雅」者，實即「夏」之假借，可見周人以繼承夏朝自居也。近年出土之《郭店楚簡·緇衣》，屢屢引用《詩經》之篇，其稱《詩經》曰「大夏」、「小夏」處甚夥，對應今本《禮記·緇衣》篇，實即「大雅」「小雅」。周族原居岐山周原之「夏」地，故自視為繼夏而得，雖國號稱「周」，亦每自言「夏」。其周室

²⁴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春秋左傳注疏》（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3冊），卷9，頁219-220。

²⁵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春秋左傳注疏》，卷9，頁228。

²⁶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春秋左傳注疏》，卷19，頁429。

²⁷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春秋左傳注疏》，卷19，頁433。

²⁸ 錢穆撰《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台北市：東大出版社，1971）〈周官著作時代考〉，「第九 論救日食月食」，頁322。

之語言謂之「夏言（即雅言）」，其皇朝歌樂則謂之「夏樂（即雅樂）」；《荀子》所謂「居夏而夏」，「君子安雅」者是也。²⁹ 然則「雅（夏）」乃專指周室王朝而言也。

《左傳》昭公十七年太史引《夏書》曰「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³⁰。考《左傳》中稱引《夏書（訓）》以論者十三次，不可謂少矣。以此亦可見周人於夏史夏事多所引論，或因周實繼夏而來，其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每多相沿，是以往往引證立論也。然則閻氏雖未能周延舉證，立論證成夏、周禮同，而夏、周禮同之說，實未必為非；因之其結論尚可成立也。

然《論語·八佾》載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可見孔子之時，已有夏禮缺逸，文獻不足之歎；況後世論斷夏、周禮同與異哉！

（三）、據經文刻意規模《爾雅》用語，與《尚書》實況不同以辨其偽

古籍用語或本有成法慣例，然經輾轉傳鈔，後人常因特殊緣由改寫，或率意改動，是以每多參差，例外甚夥。其齊一者，或刻意為之。閻若璩辨〈胤征〉之偽，亦用此一概念。其《疏證》第九十七云：

《爾雅》為詁訓之書，特少所襲用。〈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即「唐虞曰載」。〈胤征〉「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即「夏曰歲」。〈伊訓〉「惟元祀」、「太甲惟三祀」，「商曰祀」也。〈泰誓〉「惟十有三年春」、〈畢命〉「惟十有二年」，「周曰年」也。愚及質之今文書，反多未合。如唐、虞純稱「載」，不待論；若商必曰祀，何周公告成王曰：「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及「罔或克壽」者亦俱稱年不等。或曰：此蓋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數云爾。若對商臣言，則曰惟十有三祀，對商民言則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仍不沒其故稱矣。愚曰：然則〈多方〉亦有「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非對商民以言商君者乎，何亦稱年？疑祀、年古通稱，不盡若《爾雅》之拘。觀周公稱高宗「三年不言」，參諸《論語》、《戴記》俱然；及一入〈說命〉，便改稱「三祀」，亦見其拘拘然以《爾雅》為藍本，而惟恐或失焉，情見乎辭矣。³¹

²⁹ 《荀子·榮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兩文對照，「雅」即「夏」也可知。

³⁰ 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注疏》（臺灣：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第四十八，昭公十七年，頁834。

³¹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卷7，第97，頁522。

閻氏據今文所傳二十八篇中用例觀之，用「祀」用「年」並非一致，不盡符合《爾雅》所云。反觀古文諸篇，則斤斤於《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也。³²〈胤征〉文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乃規模「夏曰歲」也。總體而觀之，若非刻意而為，何能至此耶？

閻氏此論，不為無理，然亦並非必然之證，止可為旁佐輔證，不可以執之為主力也。

（四）、〈胤征〉文中有魏晉後世語詞，可證出於後世手筆

古語有云：「古人何曾見今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前世之人不可出後世之語，若有之則當非其言；後代書生卻讀前聖之書，口用先賢之言，無足怪也。然先秦古書之流傳，蓋亦有則；其撰作時之藍本，幾經流佈傳鈔，抄錄者常以己意易其字句，代以時語，遂與原本或異。秦火之後，漢儒收拾文獻，寫為定本，傳為家法師法，朝廷捐工勒石，俾為準式。由是言之，周代文誥流佈戰國之世，寫定之時，傳鈔者或有以時語易代之，如此不妨其為周代文誥也。漢代之後，經典之文已不可隨意改易，若文中有漢魏以後之言詞，則絕不可能，有之者偽也。

以此，閻若璩於《疏證》第六十四條下曰：

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故《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方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群后誓於師之事，此不足信。《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其以仁為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如後世檄文，以兵威恐敵之事。既讀陳琳集，有〈檄吳將校部曲〉文，末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三國志·鍾會傳》，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曰：「大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會與琳不相遠，辭語並同，足見其時自有此等語，而偽作者偶忘為三代王者之師，不覺闖入筆端；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已。……

又按：陳琳檄文中云：「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

又云：「誅在一人，與衆無忌。」亦「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意。³³

一代有一代之成語，〈胤征〉文中「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兩句，考之先秦，未見有類似之言；且《荀子》、《司馬法》所記，兵燹之間，亦無災及無辜之語。而後世檄文則每多威嚇之詞；閻氏舉陳琳集、《三國志·鍾會傳》有「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之語，與「火炎

³²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灣：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釋天〉第八，頁93。

³³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點校《尚書古文疏證》，卷4，第64，頁199。

崑岡，玉石俱焚」之意相同，可知此語實後世始有之詞，先秦真經當無是言。以此足證〈胤征〉乃偽作也。

此一論證，並非始於閻氏，明朝梅鷟於所著《尚書考異》卷二中早有是論。其言曰：「《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又〈劉琨傳〉同。可見是晉人語。」³⁴而惠棟《古文尚書考》於「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條下所記，與上述略異，其言曰：

梅鷟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取諸《三國志》。閻若璩曰：《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橫流，玉石同碎。³⁵

惠棟所記似顛倒誤置梅鷟、閻若璩二者之言。姑勿論其誰道說，然以陳琳集、《三國志·鍾會傳》、《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比觀之，此威嚇恐脅之檄文用語，實出於漢代之後，魏晉之間，先秦經文，必無是語。據此而論〈胤征〉之文，其以魏晉後世之語詞，廁亂於先秦經文之中，偽跡彰彰可見也。而「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意，亦同見於陳琳檄文中，亦可佐證偽作者當曾參考檄文而模擬之，其出於後世無疑。

（五）、〈胤征〉中語句與古籍對比，字句皆有來歷，且頗有矛盾

處，以此指證〈胤征〉之偽

昔漢代東萊張霸偽作《尚書》，其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集《左氏傳》、〈書序〉以為作首尾，凡百二十篇；成帝之時，求有能古文者，張霸以能為百兩篇徵，而朝廷以中書校之，即覺其非是，偽跡顯然，其欺不售。今所傳孔傳本《古文尚書》五十八篇，隋唐以來，既無「中書」可對校，而其書中文字，與先秦典籍所引《尚書》文句無異，字字句句皆可尋得根據，由是讀其書者直覺與先秦典籍相仿，相互印證，深信無疑。唐朝孔穎達於《尚書正義·序》謂「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³⁶，蓋有以也。

然易其向而思之，雖古籍所引《尚書》文句均在二十五篇之中，然總體而觀之，凡古籍所未有引用者，亦付諸闕如，此亦可怪也歟？抑《古文尚書》之文僅止於古籍所引用者哉？如此現象，甚有可疑。且以經文與古籍所引用者對勘，又有鑿柄衝突之處，凡此者皆啟人疑竇。有識者如明朝梅鷟，撰著《尚書考異》，其所用之法即遍尋二十五篇文句之見於古籍者，對比較勘，於其衝突謬誤之處，一一指陳，如是辨偽之法及

³⁴ 明·梅鷟撰《尚書考異》（北京市：中華書局，《叢書集成》。1985），卷2，頁54。

³⁵ 清·惠棟《古文尚書考》（重編本皇清經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第五冊），引梅鷟之言。總頁P3074~3075。

³⁶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灣：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尚書正義序〉，頁3。

考辨之成果，啟迪後世甚鉅。顧廣圻〈校定尚書考異序〉推崇梅鷟所論，多有「往往精確不磨，切中偽《古文》膏肓，卓然可傳也。」³⁷ 孫星衍〈尚書考異序〉評價梅鷟曰：「明梅氏鷟創為《考異》，就偽書本文，究其據摭錯誤之處，條舉件繫，加總論於前，存舊文於後，於是閻氏若璩推廣為《疏證》，惠氏棟、宋氏皆相繼辨駁，世儒方信廿五篇《孔傳》之不可雜於二十九篇矣。」³⁸ 可見閻若璩多受梅鷟啟發，並汲取其考辨之法而細密過之。《四庫總目提要》於《尚書考異》條云：「國朝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出，條分縷析，益無疑義，論者不能復置一詞；然創始之功，實鷟為之先也。」³⁹ 顧廣圻〈校定尚書考異序〉又謂：「《疏證》第三卷言〈大禹謨〉、〈泰誓〉、〈武成〉句句有本，言襲用《論語》、《孝經》、《易》、《書》、《詩》、《周禮》、《禮記》、《左》、《國》、《爾雅》、《孟》、《荀》、《老》、《文》、《列》、《莊》，其中采鷟語必多。」⁴⁰ 誠可信也。

閻若璩於《疏證》第八條下曰：

作古文者自謂博考經籍，採摭群言，而往往博而或不能精，採百而或有時漏一，故多所留破綻以來後人之指議，吾安得起斯人而面問之哉。

又按仁山金履祥《通鑑前編》曰：「兵法莫整於〈胤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胤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於胤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也。」愚請得而證之，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出《荀子·君道》篇所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⁴¹ 是整乃見於《荀子》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出《易·離》卦上九爻辭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是仁乃見於《易》也。「威克厥愛，允濟」，此出《左傳》昭二十三年公子光曰：「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是勇乃見於《左傳》也。凡晚出之古文所為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譬之千金之裘，徒從其毛而觀之，未有不愛其白且粹者，苟反其皮而觀之，然後知此白且粹者，非一狐之腋之力，乃集衆腋以為之也。晚出古文，何以異此哉。⁴¹

此條雖止就三條引文而論，其實他處已標明出於古籍者甚夥。惠棟《古文尚書考》論〈胤征〉篇中，亦多引閻氏之說。茲統整條列如次：

³⁷ 清·顧廣圻撰，《思適齋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1995。）卷七，頁62。

³⁸ 清·孫星衍校，《尚書考異》（《平津館叢書》，臺北：藝文，1967）第五函，頁1。

³⁹ 清·紀昀總纂，《四庫總目提要·尚書考異》（《欽定四庫全書》，臺北：台灣商務，1983）卷一，頁1。

⁴⁰ 清·顧廣圻撰，《思適齋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1995）卷七，頁62。

⁴¹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卷1，第8，頁33。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惠棟《古文尚書考》引閻若璩之言：「閻若璩曰：襄二十一年祁奚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晉人改勳為訓，實因惠訓之訓而改之也。」（梅鷟已言之）⁴²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閻氏《疏證》第八條：「即上文「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師曠所引《夏書》之文乎。」（梅鷟已言之）⁴³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閻氏《疏證》第八條：「考之《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梅鷟已言之）⁴⁴

「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閻氏《疏證》第八條：「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⁴⁵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閻氏《疏證》第八條：（見上引文）。（梅鷟已言之）⁴⁶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閻氏《疏證》第八條：（見上引文）。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⁴² 清·惠棟《古文尚書考》（重編本皇清經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第五冊），引閻氏之言。總頁3074。

⁴³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卷1，第8，頁33。

⁴⁴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卷1，第8，頁33。

⁴⁵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卷1，第8，頁32。

⁴⁶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卷1，第8，頁33。

閻氏《疏證》第八條：（見上引文）。（梅鷟已言之）⁴⁷

當然，尚有閻氏所未論及者：如：「顛覆厥德，沈亂于酒」出於《詩經·大雅·抑》之文，而「沈亂」作「荒湛」。「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一句，不用夏四月而云「季秋」，可能參考《禮記·月令》、《呂氏春秋·九月紀》「季秋之月，日在房」之語。⁴⁸

上述閻氏所標七條中，其中五條梅鷟已早見之矣。然閻氏對梅鷟所已見者，亦每有補充。其中〈胤征〉中「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一段，梅鷟雖已言及，而僅指此文出於《荀子·君道》篇；閻氏則進而補曰：「《韓詩外傳》作〈周制〉。」此一補充所見，閻氏確勝梅鷟，然彼未曾深入探求，發揮其中效用，以辨〈胤征〉之偽，至為可惜。

筆者以為閻氏此一補充，僅能鉤沈挾微，本可直指〈胤征〉之偽，使之贗跡無所遁形；其辨偽之證據力甚鉅。考之《韓詩外傳》卷六，其文曰：

〈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為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⁴⁹

此段文字，與《荀子·君道》篇之文相同，⁵⁰ 當是《韓詩》抄錄《荀子》之文，然其中「先時」、「不及時」之語，《荀子》稱「《書》曰」，而《韓詩》則謂之「〈周制〉曰」，稱名有異。許師鈺輝於其博士論文《先秦典籍引書考》中曾有所論述，其言曰：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輝案：此《周書》逸文。《韓詩外傳》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卷六）考《韓詩外傳》上下文義，與《荀子》大同，蓋《外傳》之說本之《荀子》，而稱〈周制〉，與《荀子》異者，或韓嬰別有所本。周廷宋謂《外傳》引《夏書·政典》之文，未得為〈周制〉（見《韓詩外傳校注》），此據偽古文為說，非是。……偽古文〈胤征〉云：「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襲取此引《周書》逸文為之，而稱「政典」者，蓋有鑑於《外傳》引稱〈周制〉，並據外傳改「及」

⁴⁷ 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卷8，第121，頁650。

⁴⁸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市：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月令〉，頁337。

⁴⁹ 漢·韓嬰撰，《韓詩外傳》，《四部叢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56），頁50。

⁵⁰ 《荀子·君道》篇曰：「《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其文與《韓詩外傳》相同，其中文字少異爾。

字，故示其異於《荀子》所引耳。⁵¹

許師亦以為此乃《韓詩外傳》抄錄《荀子》之言，蓋荀子時代早於韓嬰故也。韓嬰既抄錄《荀子》之文，而於「《書》曰：先時」之句，變稱「〈周制〉曰」，當是別有所據，然其所據為何，今不得而知。許師以為此「《書》曰：先時」之文乃《周書》逸文，蓋《荀子》僅稱「《書》曰」，無可判準，而《韓詩外傳》引稱「〈周制〉曰」，既稱曰「周」，以理推之，當是《周書》，故認定如此。雖然，此實據理而論，理可信矣，而證據闕如，猶未達一間也。

筆者受《尚書》之業於許師門下，多歷年所，敢以所見所知，補證師說如次：

考之《荀子》所引「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之語，語意威峻，令嚴責苛，先時、不逮時皆殺無赦，其執法厲烈，無有貸卸，致死無轉圜，當為軍事法令之屬。比之《尚書》諸軍事誓辭，其類同也；此語所以在〈胤征〉中，蓋〈胤征〉所記為胤侯率師征討羲和之事，亦軍事誓辭故也。

《韓詩外傳》引稱「周制」，「周制」一詞，他處未見，其義不可考。筆者以訓詁之學研探，此「制」字當通作「折」，「折」即是「誓」，聲通而用。然則所謂「周制」者，當即「周誓」。

古籍之中，「制」「折」相通，其例甚繁。列舉如下：

《尚書·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中》引作「折」。今證之《郭店簡·緇衣》篇第 26 簡引〈呂刑〉之文，亦同作「折」（見右圖）。⁵² 〈呂刑〉：「哀矜折獄。」《鹽鐵論·詔聖》篇引作「制」。〈呂刑〉：「哲人惟刑。」王引之《經義述聞》曰：「哲當讀為折，折之言制也。」

又參考《論語·顏淵》「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云：「魯讀折為制。」《文選·羽獵賦》「不折中以泉臺。」韋昭注曰：「制或為折也。」《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釋文》謂：「制，依字應作浙。」《太平御覽》九三五引制作浙。《史記·項羽本紀》「渡浙江」，司馬貞《索隱》引韋昭云：「浙江，莊子所謂淞河，即其水也。淞、折聲相近也。」⁵³

再考之陸德明《經典釋文》中，「制」「折」音義相通者甚夥，如：卷二十八《莊子音義》下《雜篇》「為之制」，引《廣雅》云：「制，折也；謂小



⁵¹ 許鈺輝撰：《先秦典籍引書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國 59 年，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自印本），第十三章，《荀子》引《書》考，頁 181B。

⁵²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98），第 26 簡，頁 26。

⁵³ 以上「制、折」相通之例證，多參考：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 年 7 月第 1 版），P644～645。

魚得曲折也。」⁵⁴ 卷四《尚書·洪範》「哲」下曰：「之設反，徐音制，又音哲。」⁵⁵ 卷十三《禮記·祭法》「泰折」下曰：「之設反，注同。舊音逝，又音制。」⁵⁶

若以今日出土文獻觀之，其狀亦同。據王輝所著《古文字通假釋例》中，有「制」「折」通用之例，其說曰：

抑（折，月照）讀為制（月照）

《古璽彙編》二二七：「抑左。」此為韓璽。何琳儀《古璽雜識》說折邑即制，在今河南滎陽。《左傳》成公十六年：「諸侯遷於制田。」杜注：「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按折與制通，《尚書·呂刑》……。

𡗗（𡗗从折聲，折，月照）讀為製（月照）

《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一〇二四簡：「凡五丑利以𡗗衣。丁丑在亢，𡗗衣常，丁巳衣之必敝。□□不可以𡗗□。」𡗗即製。⁵⁷

據以上諸多實例，可證「制」「折」相通無疑。至於「折」（哲，音同）之與「誓」相通，其證如下：

《尚書》之中，多稱「殷先哲王」一詞。若〈康誥〉兩次稱述「殷先哲王」，又曰「古先哲王」。〈酒誥〉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召誥〉：「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今考《逸周書》卷五〈商誓解〉曰：

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烝享，在商先誓王，明祀上帝。……亦維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飲食；肆商先誓王維厥故，斯用顯我西土。……王曰：「百姓，我聞古商先誓王成湯，克辟上帝，保生商民。」⁵⁸

文中所謂「商先誓王」，即是今《尚書》「殷先哲王」也，「哲」與「折」同聲，與「誓」通用，聲韻訓詁，皆合符轍。

又《尚書》及《詩經》中有單稱「哲王」者，如〈康誥〉：「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毛詩·大雅·下武》：「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而《逸周書·皇門解》中亦有作「誓王」：「我聞在昔，有國誓王之不綏於恤。」⁵⁹所謂「誓

⁵⁴ 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28，頁1528。

⁵⁵ 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4，頁177。

⁵⁶ 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13，頁796。

⁵⁷ 王輝編撰：《古文字通假釋例》（臺北市：藝文印書館，民國82年4月初版），P749。

⁵⁸ 晉·孔晁注，《逸周書》，《四部備要》（台北市：台灣中華，1966）卷五，頁1b~2a。

⁵⁹ 晉·孔晁注，《逸周書》，《四部備要》（台北市：台灣中華，1966）卷五，頁9b。

王」即「哲王」也。今《清華簡·（壹）》下冊〈皇門〉曰：「我𠂔（聞）昔才（在）二又（有）或（國）之折（哲）王則不共（恐）于卹。」⁶⁰「誓王」正作「折王」，更可證明「折」直接與「誓」相通。然則「制」之通「折」，「折」之通「誓」，其衍變軌跡彰明可見矣。

就事實而考之，「周誓」者，周書之誓辭也，而今有若〈牧誓〉、〈泰誓〉諸篇，均未見此語。然則此《周書》誓辭何所來哉？今尋夫司馬遷《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觀兵盟津之事，其中多有號令軍士之辭。其文曰：

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⁶¹

而《史記·齊太公世家》中，亦有相同之記載，而文辭稍簡。其言曰：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⁶²

上述兩段載文，其中誓辭「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相同，而〈齊世家〉謂之〈太誓〉。文中「後至者斬」之語，其義與「不逮時者殺無赦」一致，而其施行威用，號令必行之勢，與《荀子》、《韓詩外傳》所引「先時者殺（死）無赦，不逮（及）時者殺（死）無赦」無以異也。

以上述資料觀之，《荀子》所引「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蓋即先秦《周書·太誓》之逸文，其後韓嬰抄錄之時，別有所見，知為《周書》誓辭，遂易稱「周誓」，轉寫作「周制」也。

若然，〈胤征〉號為《夏書》，而其中有《周書》之辭廁乎其間，此實不可理喻，若非荀子、韓嬰有誤，則〈胤征〉之篇，非偽而何？

許鈺輝老師以為偽古文〈胤征〉襲取此引《周書》逸文為之，而改稱「政典」者，乃鑑

⁶⁰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下冊，頁164。

⁶¹ 漢·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卷一〈周本紀〉，頁18。下註文同。

⁶²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齊太公世家〉，頁1147。

於《韓詩外傳》引文稱作〈周制〉，遂據《外傳》改「逮」字為「及」字，故示其異於《荀子》所引。筆者以為不然，〈胤征〉作者實未見《韓詩外傳》也。以「及」代「逮」，蓋訓詁字也。⁶³ 考之《韓詩外傳》中引用《尚書》之文甚少，列舉如下：

《外傳》卷四：「《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此乃引《逸周書》卷三〈寤儻解〉「無虎傅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之句也。⁶⁴《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未有引用。

《外傳》卷六：「〈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此引文轉錄自《荀子》，而〈胤征〉篇有之。

《外傳》卷八：「《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此乃引〈盤庚上〉：「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外傳》卷十：「《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此乃引〈康誥〉之文。

此外，《韓詩外傳》卷六引楚莊王之語曰：

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⁶⁵

此段文字，亦節錄自《荀子·堯問》篇，其引文稱曰：

其在《中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⁶⁶

今此段楚莊王語在《古文尚書》〈仲虺之誥〉篇中。以上列《韓詩外傳》、《荀子》、《古文尚書》相關情況對比總而察之，後出《古文尚書》作者實據《荀子》而來，故將楚莊王之語入〈仲虺之誥〉，而以「先時」「不及時」句入〈胤征〉。若作者曾見「〈周制〉曰」之文，則當置之《周書》各篇中，始可掩其偽跡，欺世惑眾也。

更有進者，「先時」「不及時」之句，作者何以將之綴入《夏書·胤征》篇中？此必有故。考之《荀子·君道》篇之文，開首一段曰：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⁶⁷

筆者以為〈君道〉開篇即言及后羿之事，連同夏禹並舉，或以此故，因入《夏書》而與仲康之史連類，是以併入〈胤征〉文中也。

⁶³ 《爾雅·釋言》曰：「逮，及也。」可證。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灣：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釋言〉第三，頁93。

⁶⁴ 晉·孔晁注，《逸周書》，《四部備要》（台北市：台灣中華，1966）卷五，頁22。

⁶⁵ 漢·韓嬰撰，《韓詩外傳》，《四部叢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56），頁51。

⁶⁶ 戰國·荀子撰《荀子》（臺北：中華，《諸子集成》，民72）頁360。

⁶⁷ 戰國·荀子撰《荀子》（臺北市：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民72）頁151。

三、結語

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列舉 128 條證據，判定《古文尚書》乃偽作之書，幾成定讞。而毛奇齡撰《古文尚書冤詞》反駁。近世台灣王保德等人，撰文反對閻若璩之說。而劉人鵬、許華峰諸君，以學術之態，研究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亦對閻氏之說提出質疑。近年大陸學者若張岩、楊善群、程奇立諸人，皆以為《古文尚書》真偽問題，尚有討論空間。

本論文以閻若璩《疏證》中考辨〈胤征〉一篇為例，以見閻氏考辨之得失。

閻氏其根據曆法推算，仲康即位，日有食之，其時在五月丁亥朔，不在「季秋」，其度食在井宿二十八度，並非房宿，以此證〈胤征〉乃偽作。然閻氏之推算本即未必可靠，前提既疑，結論無著。

閻氏論證夏、周禮同，於日食伐鼓用幣，在夏四月，而〈胤征〉書在「季秋九月」，於史不合，於太史之言亦不合；以此證〈胤征〉之偽。筆者以為夏與周二代之禮，其同與異，難以定論，則辨偽之力失效。

《疏證》以為《古文尚書》刻意規模《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之語，故二十五篇中無有違之者，與真《尚書》文篇不同。然古書傳鈔，改易不定，例外頗多，不可以執為定則。閻氏之間，於理雖立，證據薄弱。

閻氏指出〈胤征〉篇中「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句，為魏晉檄文慣用語，不應見於前代《夏書》；據此論辨〈胤征〉之偽，實一針見血之論。

閻氏承梅賾考辨之法，於〈胤征〉之文一一指出與古籍相同處，而解義用事，每多鑿柄，以此證〈胤征〉乃湊集之偽作。然於「先時」「不逮時」之句，雖知其出於《荀子·君道》篇，又見於《韓詩外傳》，引稱「周制曰」，然未能進考其因由，於辨偽之功，失之交臂。筆者為之補考，謂此「周制」當即「周誓」，乃先秦《周書》之〈太誓〉逸文。〈胤征〉作者未見《韓詩外傳》「周制」之說，遂以《周書》誓辭竄入《夏書·胤征》，其偽跡至為明顯。

《古文尚書》〈伊訓〉篇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⁶⁸ 今以此理而論辨偽，亦然。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列舉 128 條，論證《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之偽。其各式偽作手段，有一考辨出真憑實據，則全體淪亡；況閻氏考辨所得不止一條哉！

《古文尚書》增多之二十五篇，考實出於偽作，如優孟衣冠，羊質虎皮，似是而非，當判定其本來面目，不可稍懈；然其中可取者，亦非以其偽而一概否定之也。蓋其偽作出於臆

⁶⁸ 漢·孔安國注，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灣：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伊訓〉第四，頁 115。

造，既欺千年之耳目，實繫後世之憲章；人心道心，乃理學之圭臬；威克愛克，資兵家之問對。是故循此而論皇古則謬，放茲而辯近代則失。凡百君子於此，當憎而知其有善，愛而知其具惡，如斯則可矣。

參考書目

-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春秋左傳注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4冊。
- 戰國·荀子：《荀子》（臺北：中華，《諸子集成》，民72）。
-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98）。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灣：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
-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漢·韓嬰：《韓詩外傳》，《四部叢刊》（臺北市：臺灣商務，民56）。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市：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
-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灣：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
- 晉·孔晁注，《逸周書》，《四部備要》（台北市：台灣中華，1966）。
-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宋·蘇軾：《書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4冊）
- 明·梅賾：《尚書考異》（北京市：中華書局，《叢書集成》。1985）。
-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清·惠棟《古文尚書考》（重編本皇清經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第五冊）。
- 清·王鳴盛：《尚書後案》（清·阮元編刊、民國·王進祥重編，《重編本皇清經解》，第4冊），
- 清·顧廣圻：《思適齋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1995。）。
- 清·孫星衍校：《尚書考異》（《平津館叢書》，臺北：藝文，1967）。
- 清·紀昀總纂：《四庫總目提要》（《欽定四庫全書》，臺北：台灣商務，1983）。
- 清·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6冊。
- 清·毛奇齡：《經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附《古文尚書冤詞》餘錄〉
- 錢 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台北市：東大出版社，1971）。
- 胡秋原：〈關於「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之公案〉（《中華雜誌》第7卷9月號，總第74號，1969，9。頁38）。
- 王保德：〈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駁議〉4篇。（《中華雜誌》1969至1970）。
- 王保德：〈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駁議續（一）〉（《中華雜誌》1970）。
- 王保德：〈古文尚書非偽作的新考證〉6篇（《文壇》1970）

- 王保德：〈再論「古文尚書」非偽作的新考證〉6篇。（《建設》1978）。
- 胡秋原：〈書經日食與中國歷史文化之天文學性—論閻若璩之虛妄與李約瑟中國科學史天文篇〉，（《中華雜誌》第8卷1月號，總第78號，1970.1）。
-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初版）。
- 許鈺輝：《先秦典籍引書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國59年，國文研究所士論文，自印本）。
- 高 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7月第1版）。
- 王 輝：《古文字通假釋例》（臺北市：藝文印書館，民國82年4月初版）。
- 劉人鵬：《閻若璩與古文尚書辨偽：一個學術史的個案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初編》，第20冊，2005）。
- 許華峰：《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辨偽方法》（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初編》，第21冊，2005）。
- 張 岩：《審查古文《尚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2月出版）。
- 楊善群：〈論古文《尚書》的學術價值〉，《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2004.5）
- 楊善群：〈古文《尚書》流傳過程探討〉，《學習與探索》2003年第4期（總第147期）（2003.4）。
- 楊善群：〈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齊魯學刊》2003年第5期（總第176期）（2003.5）；
- 楊善群：〈辨偽學的歧途—評《尚書古文疏證》〉，《淮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7卷第3期（2005.5）；
- 楊善群：〈古文尚書研究—學術史上一宗嚴重的冤假錯案〉，《史海偵跡—慶祝孟世凱先生七十歲文集》（2005.7）；
- 楊善群：〈古文《尚書·說命》與傳聖思想研究〉，《晉陽學刊》2007年第1期〈歷史學研究〉（2007.1）。
- 丁 鼎（程奇立）：〈偽古文《尚書》案平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0年3月第2期）
- 李 勇、吳守賢：〈仲康日食古代推算結果的復原〉（《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8卷第3期，1999年7月。頁239）